

## 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

類 科：文化行政

科 目：本國文學概論

一、《典論論文》云：「詩賦欲麗」；《文賦》云：「詩緣情而綺靡」；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云：「五言流調，清麗居宗」，三者共同表現的是：詩以「麗」為尚。何以六朝對詩的格調有這種美典要求？後世對於詩的寫作，是否依然維持著這樣的要求？試予申論。(25 分)

《破題關鍵》認清題意至關重要，「何以」六朝對詩的格調有這種美典要求？要注意推論背後因素，說明造就此種美學風格的成因而非介紹六朝詩歌的美學特徵；「後世對於詩的寫作，是否依然維持著這樣的要求？」則是較為開放性的答案，作答者可自行思考後世詩歌的創作觀點與審美標準是否有所異同，此節無標準答案，但仍應注意以具體例證為論述核心，以免浮談無根之弊。

### 【擬答】

六朝文學的綺麗傾向，本質上與建安風骨擁有近似的哲學背景，也就是漢末逐漸成形的氣化論。以文氣的清濁象徵作品的風格，而清濁的區分也就影響對作品的評價，「清麗」自然勝過「濁滯」。而由才性到風雅，正是由人倫品鑑的「清」，延伸到作品之「麗」。透過氣的流轉連通到物感說，而物感的基礎是物色，正是透過外在景物與內心情感的共鳴交感，讓情感得以擁有適切的抒發形式。加上政治上的紛擾不休，許多詩人將情感放在山水之間，題材也多半帶有脫離現實世界之底蘊。如同游仙、隱逸與玄言，都與風景緊密相關。故文學理論上的「巧構形似之言」成為創作主流，對於廣義物的凝視，也就偏重於感官的延伸，使之透過精緻的文字作具體的呈現。一時之間，從陸機〈文賦〉，劉勰〈文心雕龍〉，鍾嶸《詩品》，對於滋味、聲律的說法，也就轉換先秦以降的經典如《左傳》等的道德論述，轉為對文字的鑽研見意。於是劉勰〈知音〉篇有所謂「情動而辭發」、「披文以入情」之說。

六朝重視清麗的風潮，縱然在陳子昂等強調復古的論述下似乎暫時得到壓抑，但聞一多便指出〈春江花月夜〉對宮體詩細膩描寫物象的傳承痕跡。此外，仔細觀察盛唐氣象，李白對謝朓的崇拜，杜甫對鮑照的私淑，都在在體現六朝清麗文風的延續，故有「清詞麗句必為鄰」之說。這幾乎是唐代文學家難以跨越的門檻，中唐文學的大歷十才子也延續對山水清音的喜好，文筆工整優美，對意境頗有雕琢。甚至開出賈島、孟郊苦吟一脈，以及晚唐李商隱、杜牧等人在詩歌字句的反覆斟酌。這些創作的源頭，無疑都應上溯至六朝的「麗」字詩法。

以文體的特徵而言，詩歌的語言無疑是精緻的，後代詩歌或許表面上未必著眼於與六朝相同的「麗」，但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文風轉移，審美的標準或許隨時更迭，但追尋詩歌獨具的精緻美感的精神則未曾衰歇。

二、就文學的發展而言，「繼承」、「變創」，並非對立的概念，事實上，往往正因為兼備二者，乃能開出文學的新貌。請以唐、宋兩代古文為例，闡述此一事實。(25 分)

《破題關鍵》能具體指出唐宋古文諸家具體的文學表現或主張，答題才有詳實論據；同實，應適度拿捏答題的主客關係，本題應以論述「繼承」與「創新」在文學發展中如何相互為用的重要性為主，再輔以唐宋古文家之表現為例，切莫只將重點放在對唐宋古文家文學理論或寫作特色之介紹，以免本末倒置。

### 【擬答】

中國文學源遠流長，深厚的文學底蘊及文化遺產往往值得後人取資，因此在文學演進的過程中經常可見標榜向古代學習的「復古」主張，唐宋的古文運動即為顯例。然而，若深究唐宋古文運動的成功即能發現，其雖以復古為號召，然其本質上卻蘊含文學改革者企圖匡矯時弊的高遠理想，為當時文風注入不同的審美理念，藉以革新文風。所謂「復古」並非一味模擬，而是效法古人寫作精

神，故能「以故為新」，展現其時代特徵，為文學發展尋找新的出路。

唐代古文家提出復古的理論，實則是承受傳統的文學觀，開創更開闊的散文途徑，以掃除六朝以來偏重唯美主義、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。他們普遍重視散文的社會性和實用性的功能，強調「載道」、「致用」，使散文與儒家政教之道和現實生活融會，這樣的散文才有生命，才有價值。他們廣泛地學習古代文學經典，如柳宗元在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〉的「五本六參」之說，展現其為文之道取法儒家經典，也參考道家的老莊，以及國語、史記、離騷等史學和文學的著作，對古人的學習與繼承十分顯著。然而這種學習並非生吞活剝，字模句擬，如韓愈明確指出「陳言去務，辭必己出」之重要，凡是前人已經用過的詞句成語都不能再用，寫文章要樹立自己風格，而非一味因循前人，「師其意不師其辭」。韓愈因重視創造新辭，進一步有求「異」、求「怪怪奇奇」的主張，故其詩文常見奇文異字、險僻之韻、聳牙之句，於中唐獨樹一幟，亦在歷代散文中成就其典範地位。

而宋代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，主張「明道致用」、「尊韓重散」。歐陽脩的散文理念宗法韓愈，其文風卻不沿襲韓愈奇險的作風，而是長於創新，轉為平易樸實的清新風格。作為文學運動的後繼者，歐陽脩對於韓愈同樣表現出「繼承」與「創新」的兼容並蓄。唐宋散文多半注重文章的組織結構，強調氣勢文理，講求古文義法，然而，章法不是一成不變，如蘇軾所言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」，在延續古人文理之外融入作者個人風格方能自成一格，由此可見「繼承」與「創新」並非截然對立，而是可相輔相成的。

唐宋古文運動是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革新運動，巧妙地將「繼承」與「創新」融會貫通，這也是其文學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因素。若只是勉力擬古，如倡言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的明代前後七子，同樣欲以復古手段匡正時弊，卻一味食古不化，只是陷於另一個形式窠臼，其成就自然無法與唐宋諸人比肩。

三、1930 至 1940 年代間，漢語十四行詩的寫作，續了聞一多、徐志摩對新詩格律理論的探索。請舉出兩位詩人及其作品：敘明此種詩體的表現特色。(25 分)
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要求舉出兩位十四行詩作家及其作品，並透過作品之評析敘明此種詩體的表現特色。這種題型的掌握取決於對文本的熟悉程度，難度頗高。答題時應注意「由文本出發」，藉由對文本的分析闡述十四行詩的特徵，兩者須緊密結合才可見答題者的組織能力。

【擬答】

聞一多對新詩格律的追求與徐志摩等新月派詩人不謀而合，二人也都被廣義納入新月派的藩籬下。當時現代詩正處於萌芽期，對西方的接受也借鑑十四行詩的傳統，在押韻與聲音節奏方面的追求，非但不是限制，反而成為詩人表現自我能力的利器。

在新月詩人的推動下，1930 年代，葉公超〈論新詩〉則主張「以格律組織情緒」，外在格律的齊整至此逐漸轉為對內在音律的探索。最值得一提的詩人當為卞之琳與馮至。卞、馮二人都擁有深厚的英詩翻譯基礎，也因此對十四行詩此一格式有近水樓台的優勢，以下分述之。卞之琳為北大漢園三詩人之一，創作的十四行詩數量雖不算多，卻能在傳統與新變間取得平衡，不全然為西方十四行體所侷限，如〈望〉、〈一個和尚〉等。卞之琳最具個人風格特色的作品，當在其結構上的迴還往復，〈一個和尚〉開頭以「一天的鐘兒撞過了又一天」開篇，圍繞著鐘聲餘音、煙霧和昏沉沉的夢境，最後接回他以頭觸及木魚發出催眠的聲響，結束在「他又算撞過了白天的喪鐘」。

馮至則著有《十四行集》，收錄二十七首十四行詩。從淵源來看，他受到里爾克的影響，較傾向對人生或生命哲理的思考，較少個人式的抒情。如同第二十六首的首尾是這麼寫的：「我們天天走著一條熟路／回到我們居住的地方／但是在這林裡面還隱藏／許多小路，又深邃，又生疏」、「到死時撫摸自己的髮膚／生了疑問：這是誰的身體」，將經驗昇華到理性的反思。一方面延續新月派詩人對十四行詩格律的推敲，卻又能各自在主體情性和客觀哲理向前邁進，成為1930-1940年代現代漢語十四行詩重要的里程碑。

四、民間文學是民間文化的重要內涵，許多帶有土俗氣的臺灣民間故事常是世界性的。請就所知，舉例敘明。(25分)

《破題關鍵》此題與近年台灣現代文學考題風格近似，範圍已不限於台灣文學本身發展歷程或相關作家、文本問題，而是某些文學類型或議題的思辨。題目論點本身難度適中，解題關鍵在於能否具體援引適切文本為例，並闡述個人相關見解。

【擬答】

各地民間故事本即以口傳做為主要傳播途徑，用當地語言傳述源自於當地生活背景的故事，其情節吻合當地生活經驗，具有當地風土情懷與生活氣息。因此，各地代代口傳的故事，一定是非常本土性的，台灣的民間故事自然也應充滿「台味」。然而，經學者研究發現，世界各地民間故事雖胎息於不同土壤，卻常見主題內容近同的現象，因此學界逐漸衍生出「故事類型」的概念。台灣知名小說與神話學研究者胡萬川教授指出，民間故事通常是很世界性的，「本土性而又世界性」是民間故事的本質。

在台灣普遍流傳「虎姑婆」故事及兒歌，故事講述修行中的老虎精，必須吃掉幾個小孩才能完全變成人形。老虎精下山後躲在一戶人家門外偷聽，知道大人要外出，屋中只剩一對姐弟，於是就變成姑婆的模樣哄騙小孩開門讓牠進屋。睡到半夜，虎姑婆吃了弟弟，並發出咀嚼的聲音，姐姐聽到後問虎姑婆在吃什麼，虎姑婆說在吃花生，接著丟了一塊弟弟的手指頭給姐姐。姐姐假裝要上廁所，然後躲到樹上，等到虎姑婆發現要吃她時，她機智的要求虎姑婆燒一鍋熱油給她，並要求虎姑婆將熱水吊到樹上，她要自己跳到鍋裡讓虎姑婆煮熟了吃，當虎姑婆把熱水用繩子吊到樹上時，姐姐要求虎姑婆閉上眼睛，張開嘴巴，隨即將熱水淋在虎姑婆喉嚨裡，虎姑婆便因此一命嗚呼。隨著故事的輾轉流傳，也出現若干相互出入的版本。此一故事在台灣地區流傳甚廣，常被台灣家長用來哄騙小孩趕快入睡。

亞倫·鄧得斯(Alan Dundes)是近代美國民間文學領域的權威學者，他曾編纂有關〈小紅帽〉故事的專題研究論文集。其中一篇論文有超過四十幾頁的篇幅在論述台灣〈虎姑婆〉故事。可見在具代表性的〈小紅帽〉類型故事的研究中，台灣的〈虎姑婆〉研究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其故事的高度相關性不言可喻。此外，韓國、日本、越南等地也有類似情節的故事流傳。胡萬川教授認為一個故事會在各地有雷同的複本、異文流傳，大概就因為它原本就只是一個故事，先由某一地發源，再流傳到其他各地；或者，身處各地的人，因人心感應相似因此產生了相似的故事。這二種想法也就是自古以來即已存在的一元發生或多元發生說。

民間故事具體的發生或流傳的過程或許難以論斷，但從虎姑婆故事與其他異地、異國的同類故事比較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民間文學在流傳過程中，會因時空、語言、信仰等文化差異而產生變異。如「虎姑婆」是由福建、廣東一帶隨移民活動進入台灣。古代福建、廣東山區多虎的現象就成為〈虎姑婆〉的胎息背景，在其他地方老虎的角色變成大野狼、熊等其他猛獸，也是反映當地特有的生活經驗，呈現民間文學的「在地性」。而文學反映出人類某些共同的思想情感，或是共同的恐懼或願想，使各地民間文學展現出若干不謀而合的內涵，或許就是某些共通的人性共鳴，這又似乎是一種「世界性」。

藉著差異，我們可以看到各地方文化的獨特之處，領略不同的風土特質與文化背景，也藉由文學的共性看到了人類的共通本質，這應該就是民間文學的價值所在。